

潮州靈山寺兩碑記

高僧大顛與大儒韓愈辯難「諫迎佛骨表」實錄

張培之、李鴻飛

一九八七年五月五日農曆四月初八佛誕日，佛祖釋迦牟尼誕生二五五三年。在中國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故址地宮，發掘出佛祖佛指舍利四指。佛指舍利骨長四十毫米，上闊十七點五毫米，下闊二十點一毫米。腔脛十三點七五至十六點五毫米，重十六點二克。據發現中碑文記載「佛指舍利長一寸二分，上齊下折，高下不等，三面俱平，一面稍高，中有隱跡，色白如玉，少青，細密而澤，隨穴方大，上下相通。又據「法苑珠林」記載「其舍利形狀如小指初骨，長可二寸，內孔正方，外楞亦然，上平下漸，內外光淨，以指內孔，恰得受指，便得勝載以示大眾。」云云。

第一枚佛指舍利藏於唐懿宗（八六〇至八七〇）供奉的八重寶函之內。其他三枚無此類記載。第三枚佛指舍利，骨感特強，不

同於其他三枚佛指舍利骨。出土文物大都有銘刻與碑記年代。美不勝收。皆唐代宮廷御用之貴重品，數量之多，世所罕見。不僅為中國不朽之瑰寶，並為全世界佛教界、文化界、藝術界、考古等諸家讚歎嚮往，誠為千古之盛事。寶物發掘，清點，考證，國內已有詳細記述，並已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九日農曆十月初一日，在原址重建塔院，追誌勝跡，中外人士，蒞予盛會，沐浴清化，法喜充滿。際此末法時代，因緣殊勝，殆有不可思議者也。

唐韓愈與高僧大顛就「諫迎佛骨表」辯難事，舊潮州府誌載之，舊誌稱；辯難碑刻在潮州府治潮陽縣西靈山寺中；一為「韓愈致大顛求見書三通」碑二為「退之別傳碑」，記高僧大顛詰難韓愈經過事甚詳。朱熹與歐陽修，並皆見之，且有評述。此外又有韓愈辭別大顛贈衣兩襲事，寺中因有留衣亭在焉。

韓愈(七六八至八二四)唐鄧州南陽人今之河南省孟縣。字退之，其先世居昌黎，故稱韓昌黎。唐德宗貞元八年(七九三)進士，歷官中書舍人，刑部侍郎。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(八一九)因上「諫迎佛骨表」(原文可見「古文觀止」。被貶黜潮州爲刺史。愈工文章，時人稱頌，推爲宗師。李白求見，所進「上韓荊州書」。譽爲學究天人。又謂時人稱頌曰「生不用封萬戶侯，但願一識韓荊州」名望甚高。更有「文起六代之衰，道濟天下之溺」等等美譽。愈謫潮州刺史僅一年，憲宗十四年冬遷爲袁州刺史。(今江西宜春)往辭大顛，並請賜留言，又獻衣兩襲。穆宗接位召歸。(八二一)改遷國子祭酒，兵部侍郎，京兆尹。年五十七卒於任。諡曰「文」故又稱韓文公。

愈對後世文章影響極大，唐宋推爲八大家之首。後世論其對孔孟之學，實未深入堂奧，至於佛學，更是皮毛而已！但愈自命甚高，隱然以孔孟爲自任。大顛即以孔孟之學詰難之。愈理屈詞窮，無以自解！又論佛法，大顛譏其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者也。愈聞而惶恐，舉止失措。自稱不肖，願聞至理而鍛羽而歸。

愈曩在京師(長安)有徒子韓湘，即八仙中之韓湘子也。湘少年學道，能覆土爲盆，頃刻花開葉展，嘗示愈，葉上有句云：雪橫秦嶺家何在？又句，雪擁蘭關馬不前！愈不省也。及被貶取道秦嶺而喪女孥。前行南走，忽遇大雪載途，馬不能行，踉蹌偈促，詢其地則藍關也！愈默然而悟韓湘之前知也，方踟躕間，忽見韓湘踏雪追跡而至，扶掖過嶺，遙拜送別曰；此關已過，好自珍重，莫作誹語。

愈至潮州，憂懼於生死，日患颶風瘴霧，又汲汲於功名，日望恩赦回朝，不能自安，吏苦於無可言對之人。潮州知縣進士趙德，知大德禪師博學宏深，道高德隆。請愈就教，愈因絡繹三致

書爲請，詞意懇切，大顛不報。愈知不可屈尊，因親詣堂奧，求謁問道。

府誌載；大顛高僧(七三二至八二四)俗姓陳，諱寶通，大顛其自號也。乃曹溪一脈之正傳，開元末生於潮郡。生而靈異，骨清貌古，韶年遁跡雲林，唐代宗大曆中，(七六六)與藥山惟儼並事西山惠照禪師，剃染受戒，博覽經藏，行業精嚴。惠照者，學於曹溪，深契南宗之旨。師繼又與惟儼同遊南嶽，參石頭希遷禪師。希遷出自禪宗六祖惠能高徒青原行思之門也。師自此得大無畏法。機辯無滯。貞元七年(七九二)乃於潮陽縣西幽嶺之下，斬榛伐莽創立禪院曰靈山寺，曹溪一脈正傳，至此大振。此時師已深悟曹溪真緒，學者四集，求法門人至千餘人。唐穆宗長慶四年(八二四)師年九十三，寺前四大桐樹，春月自凋，師知時至，誠囑門人，三月十四日，沐浴更衣趺坐而化，顏色如生，室有異香，經旬不輟。

附抄潮州府誌舊載大顛禪師手創靈山寺道場兩碑記

(一)韓愈求見大顛禪師書三通：

其一；

愈啓；孟夏漸熱，維道體安和，愈弊劣無謂，坐事貶官到此，久聞道德，切思見顏色；緣作至未獲參承，倘能暫垂見過，實爲多幸。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，日久竚請，不宣。四月七日，

愈白

其二；

愈啓；海上窮處無與話言，側承道高，思獲披接。專輒有此咨

照；倘惠然降諭，非所敢望也。至此一二日，卻歸高居，亦無不可。旦夕渴望。不宣。六月初三，愈白。

其三；

愈啓；惠明至，辱答問，珍悚無已！所示廣大深迴，非造次可喻。易大傳曰；「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」。然則聖人之意，其終不可得而見耶？如此之論，讀來一遍，不如親見顏色，隨問而對之易了。此旬來晴明，旦夕不甚熱，倘能承聞一訪，幸甚。旦夕馳望，愈聞道無凝滯，行止繫縛，苟非所戀着，則山林具寂，與城廓無異。大顛師論甚宏博，而必守山林，義不至城廓，自激修行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，非通道也。勞於一來，安於所適，道故如是。不宣。七月十五日愈頓首。

(二)退之別傳碑。大顛與韓愈對辯詰難詳錄。

韓愈牧潮州，祀神海上，訪釋者大顛焉。

大顛曰；「子之來官於南，以其言之直也，今之貌鬱鬱然，似有不懌者，何也？」

愈對曰；愈之用於朝，享祿頗厚矣，一日，以忠言不用，而奪我刑部侍郎，竄於八千里之海上，播越奔走，經涉嶺海，喪我女孥，及至潮陽，颶風鱷魚毒霧瘴氣，日夕兼作，愈少多病，髮白齒落，今復憂煎，黜於無人之地，其生豈可保乎？愈之來也，道出黃陵之廟而禱之，幸蒙其力，而率以無恙。愈以主上有中興之功，已奏章道之，使定樂章，告神明，東巡泰山，奏功皇天，儻其有意乎此，則庶幾召愈述功德，作詩歌，而薦郊廟焉。愈早夜待之未至，冀萬一於速歸，愈安能有懌乎？」

大顛曰；「子之直言於朝也，忠於君，而不顧其身耶？抑尚顧

其身，而強言以徇其名耶？忠於君而不顧其身，其言用則爲君之樂，言不用，而己有放逐，是爾職也。何介介乎胸中哉！若尚顧其身而強言也，則言用而獲忠直之名，享報言之利，不用而逐，亦事之必至也，苟患乎逐，則盍勿言而已。且吾聞之，爲人臣者，不擇地而安，不量勢而行，今子遇逐而不安，趨時而求狗，殆非人臣之善也。且子之死生禍福也，其命豈不繫諸天乎？汝姑自內修而外任命可也。彼黃陵安能福汝耶！主上繼天寶之後，奸臣負國而討之，糧饋雲合，殺人盈城，僅能克平，而瘡痍未瘳；方此之際，而子又欲封禪告功，以騷動天下，而屬意在乎己之歸，子奚忍乎是也。且夫以窮自亂，而祭非其鬼，是不知命也；動天下而不顧以便己，是不知仁也；強言以干忠，遇困而鬱抑，是不知義也；以亂爲治，而告皇天，是不知禮也；而子何以爲之？且子之遭黜也，其所言者何事也？」

韓愈曰；「主上迎佛骨於鳳翔，而昇入大內，愈以爲佛者，夷狄之一法耳！自後漢時，流入中國，上古未嘗有也，昔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際，天下無佛，是以年壽永久，漢宋陳魏彌勤，而莫不夭且亂；愈恐主上之惑此也，是以不顧其身而斥之耳。」

大顛曰「若是，則子之言謬矣。佛也者，覆天之器也，其道則妙萬物而爲言，其言則盡幽明性命之理，其教則捨惡而趨善，去僞而歸真，其視天下猶父之於子也，而子毀之，是猶子之刃其父也。蓋吾聞之，善觀人者，觀其道之所存，而不較其所居之地，桀紂之君，盜跖之臣，國人也；然而不可法者，以其無道也，舜生於東彝，文王生於西彝，由於出於戎，季札出於

蠻，彼二聖二賢，豈可謂之彝狄而不可法也？今子不觀佛之道，而徒以爲彝狄，何以言之陋也？子必以上古未有而不可法之也，則孔子孟軻生於襄周，而蚩尤瞽叟生於上古矣，豈可以捨襄周之聖賢，而法上古之兇頑哉？子以黃帝三代爲未有佛，而壽且長，則外內二年，仲壬四年，何其夭也？以漢陳之間爲有佛，而人主天且亂，則漢明帝爲一代之英主，而梁武帝壽至八十有三，豈必皆天且亂耶？」

於是韓愈攘袂作色而言曰：「愈之所謂佛者，口不譚先王之法言，而妄信乎輪迴生死之說；身不踐仁義忠信之行，而詐造乎報應禍福之故，無君臣之義，父子之親，使其徒不耕而食，不蠶而衣，以戕賊先王之道，愈安能默而不斥之乎？」

大顛曰：「甚矣！子之不達也，有人於此，終日數十，而不知二五，則人必以爲狂，子終日言仁義忠信，而不知佛之常樂我淨，無以異也，得無數十而不知二五乎？且子既嘗誦佛之書矣，其疑與先王異者，可道之乎？」

韓愈曰：「愈安得讀彼之書哉？」

大顛曰：「子未嘗讀彼之書，則安不知譚先王之法言耶？且子無乃自以嘗讀孔子之書，而遂疑彼之非，是舜犬也，聞人以爲非而遂非之，是妾婦也。昔者舜館蓄犬焉，犬之旦暮所嘗見者，惟舜也，一日堯過其館，犬從而吠之，非愛舜之賢而惡堯也，以其所嘗見者惟舜，未嘗見堯者也。今子嘗以孔子爲學，而未嘗讀佛之書，遂從而怪之，是舜犬之說也；吾又聞女子之嫁也，母送之曰：「往之汝家，必敬必戒，無違夫子。」然則從人者，妾婦之事也，安可從人之非，而遂以非之乎？夫輪迴生死，非妄造也，此天地之至數，幽明之妙理也；以物理觀之，

則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，未嘗不往復生死如循環也；草木之根莖着於地，因陽之煦而生，則爲枝爲葉，爲華爲實。氣之散則萎然而槁矣。及陽之復煦，則又生焉；性識也者，人之根莖也，枝葉華實也者，人之體也，則其往復，又何怪哉？孔子曰：「原始要終，故知生死之說。」夫終則復始，天行也，況於人而不死復生乎？莊周曰：「萬物皆出於機，入於機。」賈誼曰：「化爲異物兮，又何足悲。」此皆輪迴之說，不俟於佛而明言者也，焉得謂之妄乎？且子又以報應禍福爲佛詐造，此猶足以見子之非也；夫積善積惡，隨作隨應，其主張者，皆氣焰薰蒸，神理自然而應耳。易曰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又曰：「鬼神害盈而福謙。」曾子曰：「戒之戒之，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也。」此報應之說也；惟佛能惻隱乎天下之禍福，是以彰明較著，言其必至之理，使之不自陷乎此耳，豈詐造之乎哉？又言佛無君臣之義，無父子之親，此固非子之所及也。夫事固有在乎方之內者，有在乎方之外者，方之內者，衆人所共守之，方之外者，非天下之至神，莫能及也；故聖人之爲言也，有與衆人共守而言之者，彼各有所當也。孔子之言道也，極之則無思無爲，寂然不動，此非衆人所共守之言也；衆人而不思不爲，則天下之理，或幾乎息矣；此不可不察也。佛之與人子言必依於孝，與人臣言必依於忠，此衆人所共守之也，及其言之至，則有至於無心也，而又至於無我，非惟無我也，而又至於無生矣，則陰陽之序不能亂，而天地之數不能役也，則於君臣父子固有在矣，此豈可爲單見淺聞者道哉？子又疑佛之徒，不耕不蠶而衣食，則儒者亦不耕不蠶，何也？」

韓愈曰：「儒者之道，君用之則安富尊榮，其子弟從之，則孝

悌忠信，是以不耕不蠶，而不爲素餐也。」

大顛曰：「然則佛之徒，亦以其有益於人故也，今子徒見夫世未有如佛者，蠶食於人，而獨不思今之未能如孔孟者，亦蠶食於人乎？今吾告汝以佛之理，蓋無方者也，無體者也，妙之又妙者也，其比則天也，有人於此，終日譽天而天不加榮，終日詬天而天不加損，然則譽之詬之者，皆過也。夫自漢至於今，歷年如此之久也，天下事物之變革，如此其多也，居臣士民，如此其衆也，天地神明，如此其不可誣也；而佛之說，乃行於中國，無敢議而去之者，此必有以蔽天地而不恥，閱百聖而不慚，妙理存乎其間，然後至於此也，子盍深思之乎？」

韓愈曰：「吾固非訾佛以立異也；蓋吾所謂道者，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謂義，由是而之焉之謂道，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，仁與義爲定名，道與德爲虛位之謂也，此孔子之道，而皆不同也。」

大顛曰：「子之所以不知佛者，爲其不知孔子故也，使子而知孔子，則佛之義亦明矣，子之所謂仁義爲定名，道德爲虛位者，皆孔子之所棄也。」

韓愈曰：「何謂也？」

大顛曰：「孔子不云乎？『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；』蓋道也者，百行之首也，仁不足以名之也；周公之語六德，曰：『智仁聖義中和；』蓋德也者，仁義之原，而仁義也者，德之一也，豈以道德爲虛位哉？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，而孔子斥之曰：『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？』是仁不足以爲聖也，子焉知孔子之所謂哉？今吾教汝以學者必先存乎道之遠者焉，道

之遠，則吾之志有所不能測者矣，則必視夫人之賢於我者所向而從之，彼之人賢於我，而以此爲是，而我反見其非，則是我必有所不盡知者也；是故深思彼之所是，而力求之，則庶乎有所發也。今子自視通四海異方之學，而文章磅礴能如秦之羅什乎？子之知未識往，能如晉之佛圖澄乎？子之盡萬物不動其心，熟如蕭梁之寶誌乎？」

愈默然良久曰：「不如也。」

大顛曰：「子之才，既不如彼矣，彼之所從事者，而子反以爲非；然則豈有高才而不知子之所知者耶？今子屑屑於形器之內，而奔走行聲色利祿之間，小不如志，則憤鬱悲躁，若將不容其生，何以異於蚊蚋爭穢壤於積廩之間哉？」

於是韓愈目瞪而不收，氣喪而不揚，反求其所答，若有所自失，逡巡請大顛曰：「言盡於此已乎？」

大顛曰：「吾之所以告子者，蓋就子之所能而爲之言耳；非至乎至者也。」

韓愈曰：「愈也不肖，欲幸聞其至者。」

大顛曰：「去爾欲，誠爾心，寧爾神，盡爾性，窮物之理，極天之命，然後可聞也。爾去，吾不復言矣。」

韓愈趨而出，至於州，數月，改袁州刺史，又詣大顛獻衣二襲，而告別焉，曰：「愈也將去師矣，幸聞一言，以卒相愈也。」

大顛曰：「我聞之，易信人者，必其守易改；易譽人者，必其誘易發；子聞吾之言而易信之矣，庸知子復聞異端，而不復以我爲非哉？遂不教也。」

愈知其不可聞，乃拜謝而去耳。

(完)